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 
第八十七回 陳道子夜入景陽營 玉山郎贅姻猿臂寨

話說希真聞麗卿到來，便傳令宣他進帳。麗卿帶著幾個女兵，上帳來參見父親，道了萬福，又見了眾將。希真見麗卿精神復元，較前更覺充滿，心中甚喜，便道：「癡丫頭，不在山寨，來此做甚？」麗卿道：「一者孩兒足足坐了四□九日，已將息好了，來爹爹前請安；二者聞知得什麼祝永清得了，孩兒要會會他，同他分個上下，決個雌雄。」希真道：「這事用你不著，你回去同真將軍守營寨。大姨夫，並眾將、表兄，我且不要他出戰，何況你。」慧娘道：「姨夫要收降祝永清，只以智取，不用力敵。」麗卿笑道：「爹爹慣做氣悶事。兵來將擋，為何不同他廝殺？既是爹爹要活的，也容易，孩兒不去弄殺他，只活擒來便了。」希真頓著腳道：「不要你管，只顧替我回去！」帳上帳下侍立的將弁，都暗暗的笑。麗卿恐怕老兒發作，只得退下來。忽然又轉身道：「爹爹如要出戰，千萬來叫孩兒！」希真道：「曉得了，會來叫你。只顧回去，快走！」慧娘送麗卿出去，麗卿道：「秀妹妹，如果爹爹出陣，不來叫我時，你把我個信，待我抄入那廝陣後，殺他個落花流水。」慧娘道：「姨夫自有妙算，軍營裡論不得家人父子，姊姊切不可去亂做，著姨夫收羅不來。」麗卿笑道：「我怕不省得，不過這般說。」辭了慧娘上馬，帶著女兵快快而回。卻說永清的差人回營，說希真如此形狀，永清嘿然。守了兩日，永清那裡耐得，便提兵馬來攻打希真的寨子。那希真槍炮弓弩，守得鐵桶也似，那裡攻得進。一連攻了好幾日，沒個破綻，永清□分納悶。那魏虎臣不得捷音，只管雪片也似文書來催進兵。差官來一次，便滋擾一番，永清被他頭也吵昏了。可憐那祝永清是武職，爵位又不大，平素又不貪贓，那裡來得錢財，真弄得個左支右絀。最後來的一個，乃是魏虎臣的體己幹辦，叫做沈明，比前來的更凶，勒定了要若干銀子，方肯去回話。祝永清那裡打算得出，只得陪話道：「長官，並非我小氣量，須念我永清此次你是苦差，那裡是賺錢之處。我身上一切使用，都是公帑。兵馬錢糧，絲毫不能侵蝕。長官能格外矜全，永清感泐在心，實非昧良之人。此刻現錢，實將不出。長官肯容納，我這口紅鏢寶劍，係傳家之寶，價值千金，你權且將去做質當。我凱旋後，便來贖取。你如等不得，竟去賣了，我也不怨。」那沈明那裡肯收，發話道：「祝防禦，你是曉事的！你說是苦差，偏我這差是甜的？自古道：天無自使人，朝廷不差餓兵。既要我替你出力，卻又這般扣算。你不要把冷債抵官糧，這口鐵劍，一時叫我賣與那個？祝防禦，你得勝後也指望高升，不要大才小用。」永清忍氣吞聲，說道：「長官，非是我扣算。你看我的簿書上，錢糧支銷之外，有多餘的，你便盡數取了去。委實無從措辦。」沈明道：「也也也，你這話明是撞我！總管相公不過叫我催你進兵，並不叫我來查賬，你抬這話來壓我。祝防禦，你便絲毫不添，我也不好再說，便就此告辭了，你的干係你自己去剖。」

沈明正發作時，忽聽得一片吶喊。永清大驚，忙出帳看時，原來眾兵將問得此信，俱大怒，說道：「我們在此不顧身家性命，他卻來鬼混，便殺了這廝！」一齊擁入中軍，鼓噪起來。永清喝住，道：「你們何故？」眾軍道：「我們要殺差官。」永清掣劍在手，道：「上司來人，誰敢無禮！我等強殺是他的屬僚。你等既要妄為，先殺了我。」眾軍都不敢動。兩個團練上前稟道：「眾人非敢作亂，實為主將抱不平。」永清插了劍，道：「雖是諸君愛我，實是害我。差官我自開發，不勞眾位耽憂。」兩個團練又道：「今眾人情願公派了，開發他去。」永清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！諸君隨我在此，同與皇家出力，只因我才力不勝，以致不速成功，豈可因我，累及你們。那個是有餘的！」眾軍大呼道：「我們也出師幾番，那有將軍這般分甘共苦。今日便要我們的性命，有誰不肯，將軍不必耽憂。」那眾官兵不由永清主意，都紛紛歸到帳房，各人攢湊銀兩，須臾積少成多，都堆在面前，便請那差官出來，同他說明了。那沈明一來見銀兩比所要之數差不多，二來也怕激變，當真做出來，便笑著說道：「都為將軍的考成，並非沈某一入落腰。魏相公前你放心，我會替你包荒。」永清陪笑謝道：「全仗長官周旋則個。」那沈明收了銀兩，帶了從人，回景陽鎮去了。

永清送他出營，回中軍升帳，便叫軍政司：「把錢糧銀兩，透支了發還眾軍。將來有侵蝕後患，都我一人承當。」軍政司稟道：「營裡糧米草料只敷□餘日，屢次行文去催，終不見到，怎好？」永清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，你只管發與他們。」眾軍無不感歎。永清又恐他們心變，親去各營伍安撫一番，方才議出戰之事。永清道：「我等糧盡，利在速戰，諸君鼓勵銳氣，隨我去攻打寨子。」

當日永清提兵來希真營前挑戰，希真只不出來，由你叫罵，只推耳聾。永清守到天黑，不見一個敵兵，只得回營。次日又去叫戰，希真還你個老主意，只是不出。永清沒奈何，仍就收兵。到了第三日，永清叫眾軍預備衝車攻打。旗門開處，先放出四五輛衝車，直衝過去，卻都顛入營前壕溝裡去了。永清知不濟事，不敢再放，喝令眾軍搬泥運上去填壕溝。怎敵得土?上的槍炮，撒豆兒般的打來。吃打殺了些軍漢，其餘的都逃了回來。只見希真營裡一個號炮飛起，營門大開。永清只道他出戰，便的齊隊伍等待。往營裡望去，遠遠中軍帳上，希真同眾將飲酒，帳下大吹大擂的作樂。永清大怒，叫把那三百斤的蕩寇炮，對營門裡打進去。這裡方點旺門藥，希真營裡早響起□幾層的軟壁。那炮子雷吼般的飛進去，吃那軟壁擋住，都滾入地坑裡去了。聽那裡面，鼓樂並不斷絕。把個永清的肚皮幾乎氣得繃破。只見希真的營門閉了，上?裡面忽然湧起一座飛樓，離地數丈。那飛樓上端坐著一位美貌佳人，手拿著一柄羊脂白玉如意，指著永清叫道：「祝將軍聽者：我乃劉將軍之女劉慧娘也。陳將軍叫我傳令與你，道你辛苦了，且請回去將息。若要交手，你選個好日子，再來納命。」永清大怒道：「你原來是雲龍的老婆！我看雲龍兄弟的面上，不來射你。你快去叫陳希真早早歸降，倘再執迷，打破寨子，連你父女性命都不保，休怪我無情。」慧娘啼啼笑道：「玉山郎，你休恁的逞能！我同你是仇敵，誰稀罕你留情。你既技癢，要射便射。」永清罵道：「賤人，不識起倒！」認真一箭颺的射上去，那慧娘面前霍的飛出一片五色雲牌，乃是生牛皮緝就，彩色畫的，擋住了那枝箭。永清轉怒，叫放槍炮。慧娘叫四健卒拔去樺車銷兒，那座飛樓豁喇喇的溜下去了。看看天晚，永清忍著一肚皮氣，只好回營。希真並不來追趕。永清想道：「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，總是我不會攻他。那劉廣的女兒果然奇巧，可借都做了賊。」

次日一早，永清也不去攻打，便離了大營，帶著百□騎軍馬，團團去看那猿臂寨的形勢。只見各處防護得嚴密，歎息了一回，回到營裡，對眾將道：「此地果然急切難攻。我的意見，若肯容我在蘆川上流屯紮，左依高山，右據蘆川。把沂州官兵調赴景陽鎮，彌補額數；我們的錢糧，就在沂州匯支。各處附近村落都移徙了，由百姓自己據守險要，著那廝無處看相。他要出來搶劫，我就縱兵廝殺。他不出來，我只乾守著。不過一年，那廝糧盡，餓也要餓殺他。只是魏相公怎肯信我的話？再不然，還有一法，我把兵馬四散屯開，分頭據險。那廝攻我們不能，不得不分頭把守，教他猜不出我何處進兵。我卻忽聚做一處，攻打他一路。便擒不到陳希真，也殺他一個五星四散。然也須二□餘日，方好成功。」謝德道：「此計大妙，但只是糧草不敷。」永清道：「我已差人齎信去沂州府乞借，尚未回來。」

正說話間，轅門官報進來道：「陳希真遣人下書。」永清喚入，拆信來看，上寫道：「聞將軍大軍缺糧，特奉上糧米二千斛，以便相持，幸勿阻卻。」永清大怒道：「匹夫怎敢小覷我！本當斬你的頭，今借你回去說你主將：早晚必為我擒，何得相戲！我不殺你，快走。」忽然又叫來人轉來道：「你再去說：如果他肯歸降，但有山高水低，我一力承當。我頂天立地，決不食言。如其不能，早來納命。快去，快去！」來人抱頭鼠竄而去。須臾，左右說：「那廝並不把糧車收回，都丟在營前空地上。」永清去看果然，便傳令都放火燒了他的，遂與眾將商議分兵據險。忽報：「魏相公處又有差官旋風般的來也！」永清大驚，連忙接入，乃是沈明的兄弟沈安，齎著一角公文，封著一口劍，遞與永清。永清拆封看時，上寫著道：「汝自立軍令狀，討這差使，只道汝有多少了得。如今一月有餘，靡費無數錢糧，只捉得幾個小賊算什麼！現在合鎮紛紛謠講，汝受陳希真賄賂，不肯進兵。雖無確據，然究竟何故按兵不動？如所云『陳希真才有可用，欲以緩功收伏』，此言吾未發，豈汝所得做主，甚屬混賬！今封來劍一口，再限汝三日，如不能擒斬陳希真。速將汝首來見。檄到如律令。」永清看罷，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少久開言道：「並非永清按兵不動，連日在

此攻打，不能取勝。長官不信，帳上帳下大小將弁，那個不好問。說我受賄賂，一發影跡俱無。」沈安道：「那個我不曉得，只是魏相公鈞旨，叫我守候，立等捉陳希真。三日後捉不得，便請將軍尊裁。我也是奉上差遣，蓋不由己。」永清道：「長官勞頓，且去將息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遂著人去看待。

永清仰天大歎道：「我祝永清忠心，惟皇天可表。我本欲報效朝廷，不意都把禍患兜攬在自己身上，我直如此命慳！罷了，罷了，死於法，何如死於敵？做小卒的且為國家死難，大宋祖宗鑒我微臣今日之心。天彪阿舅，你不去，我何至有今日！」便召眾將齊集，把檄文與眾人看了，說道：「主帥如此嚴切，我如何再活得去，明日便是我致命之日。不要害了別人。」便把兵符印信交付謝婁二將軍，「明日我只單槍匹馬殺出去，不回來了。」眾軍一齊流涕叩頭道：「望將軍從長計較。便要出戰，我等同去，便死也甘心。」永清道：「不可。諸君功名遠大，豈比我一事無成。我意已決，諸君不要阻我。」眾人見勸不住，都流淚而散。

當晚，永清叫預備了香案，朝東京遙拜了官家，又朝本鄉拜了，止不住淚如泉湧，回顧兩個親隨道：「我豈怕死，只恨的是這般死，陳希真不知誰來收伏他。此人日後必為天下大患，但願他那封信是真話才好。我幸有哥哥萬年，祖宗之脈不斬，梁山泊的大仇也只好望他去報。我也無甚不了的事，只有雲龍兄弟托我寫一手卷，未曾與他寫。今日卻不攜來，只好另取紙寫與他。」便叫磨墨。執著筆相了一相，一時觸動，便把諸葛武侯的《後出師表》寫上。筆如龍蛇夭矯，一氣揮完，誦了一遍，然後著款道：「儀封祝永清絕筆。」又看了看，歎道：「好死得不值！」把來卷好。又寫了三封書信：一封與雲天彪訣別！一封與兄萬年，托以宗祠香火，一封與師父樂廷芳。寫畢，都與親隨收了，便取酒來痛飲，低著頭過身看看，流淚道：「你明日此刻，好道粉碎了。」又看那口紅鏢寶劍道：「你不值伴我，何苦吃別人賤你，明日送你到萬年兄處去。」又飲了數杯。

聽外面更鼓，已是三更五點，頭目來稟請過六次口號。忽見一個牙將入帳來密稟道：「適才伏路兵捉了一個奸細，他說是主將的至親，有密計要見主將。小將們不好綁縛他。」永清疑道：「是誰？你見是怎般模樣？」牙將道：「他把青絹包臉，不許我們看。他說恐走漏消息，待見主將，方肯照面。搜他身邊，也無兵刃，現在帳外候著。」永清叫押進來。只見那人身長八尺，凜凜一軀，青絹包臉，身穿一件大袖青衫，垂著手，立在面前。永清道：「你是誰？與我何親？有甚密計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將軍至戚，今特不避刀斧，來獻此計。將軍依我，管教立擒陳希真，只在今夜成功。」永清大疑，聲音又聽不出，問道：「足下究係何人，莫非是劉廣？」那人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機密不可洩漏，將軍叱退左右，我與將軍照面。」永清又叫身上搜了，果沒有暗器，便叫從人都迴避，立起身，撰著劍靶，說道：「有話但說。」只見那人不慌不忙，報去了青絹，露出臉來。永清在燈光下一看，吃了一驚。你道是誰？更非別人，便是陳希真的正身。永清喝道：「你這斷彘夜來此何故？」希真道：「特遵將軍教言，來此請死。」永清大怒道：「你休這般舉止，快回去，明日與你陣上相見。」希真道：「將軍容稟：不用陣上陣下，希真也是好男子，陣上吃你擒斬，我也不甘。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，豈肯連累別人。希真被奸臣污吏逼得無處容身，不意反害了將軍，左右為難，今特就英雄前請死，伏乞尊裁。」說罷，跪在地下。永清道：「好漢，你如今肯歸降了？」希真道：「將軍教希真歸降那個？除非官家降詔，我便歸降。不然，那怕蔡京、童貫、高俅都來，希真願與他決一死戰。我若肯降，須帶了大眾在陣前面縛，豈肯一人夤夜到此？今只是佩服將軍，不忍二雄並滅，寧可我亡。你要斬便請刀斧，要囚便請檻車。希真死在英雄手裡，誓不綳眉，只是不降。」

永清沉吟良久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，殺你我不仁，救你我不義。陳將軍，你日後果能不負前書之言，不忘君恩，我祝永清死也瞑目了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面說，一面颺的抽出那口紅鏢劍，往喉嚨上就勒。慌得希真忙搶上，扳住臂膊叫道：「將軍快不要如此，希真實為來救將軍！將軍如此，希真罪愈重大，請先斬希真。」說罷放聲大哭。永清道：「將軍，你莫非要我降你？」希真道：「希真已誤，焉敢再誤將軍。將軍去就，我不敢定，只求早決了希真。」看官，自古道：惺惺惜惺惺，好漢愛好漢。永清已是佩服希真，又見了這般光景，心裡付道：「不道世上竟有這等奇人，我若這直滅了他，不但吃天下笑，就是良心上也下不得。只是他的真假，還測摸不得，待我再探他一探。」永清道：「這等說，只是我做負心人怎使得？」希真道：「何妨，我自己情願。」永清道：「既如此，瞞生人眼，暫屈將軍縛一縛，景陽鎮山高水低盡在我。」說罷，便取出繩索。希真道：「這有何難！」跪在地，反剪著手待縛。

永清見他面不改色，撒了繩索，抱起希真，推在座上，納頭便拜道：「陳將軍，我祝永清今日心服了你也！倘蒙不棄，願終身執鞭隨鐙，供作僕隸，萬死不辭。」希真答道：「亡命希真，無處容身，作此避罪之舉。將軍前程遠大，豈可如此？還望將軍雄裁。如蒙見愛，得收殘骨歸土足矣，豈敢怨恨將軍。」永清道：「將軍何出此言！永清蒙將軍屢次生全，我今日寧可碎屍萬段，豈忍傷害你，只望將軍收錄。」希真道：「既蒙見赦，願聽教言。」遂磕頭拜謝。永清道：「陳將軍且慢。也須要依我三件事，我便傾心吐膽歸降了。不然，情願自死。」希真道：「莫說三件，三□件都依得。」永清道：「第一件，你既說暫時避難，不敢背叛朝廷，日後必須受招安；第二件，梁山泊係永清切齒深仇，你不許和他連好；第三件，你日後俄延著不肯歸降朝廷，我就飄然遠去，你卻不許留我。這三件依得依不得，只此刻便求明示。」希真笑道：「將軍口裡的話，都是希真心裡的話。我若背叛，何不竟去投梁山？他那裡怕容我不得，何苦自立門戶？梁山泊不是閣下的對頭，卻是希真日後的贄見禮。前二件依了，第三件自不必說。」永清大喜。二人同拜了九拜，立起身，永清道：「陳將軍不可久留，便請歸營。明日交鋒，永清賣陣受擒便了。」希真道：「不可。將軍一世威名，豈好如此！」永清沉吟道：「既這般說，將軍暫留，明日並馬同去便了。」永清讓希真坐地，仍叫蒙了臉，各訴心腹。聽更鼓已是五更二點，少刻兩個團練入帳稟問道：「主將，此人來獻何計？」永清道：「便是我的恩人，依他的妙計，恰能擒陳希真。明日便見曉。」二將無言各退。

天將黎明，忽聽得營外吶喊震天，戰鼓齊鳴，報進來道：「這番賊營裡兵馬來了。」永清便傳令迎戰。營前營後大小官軍，齊聲願出。永清便叫都去。謝婁二將忙稟道：「那有全營兵馬都出之理，萬一有伏兵劫營，怎處？」永清道：「二位將軍不知，上陣自見。」遂發炮出營，另備一匹馬與希真騎了，並馬而出。眾人都不知其故。出營列成陣勢，只見劉廣躍馬橫刀，大叫：「祝永清，我家陳將軍怎地了？」希真縱馬出到垓心，撒去青絹，叫道：「姨丈，我回來也！」眾皆大喜，官軍皆驚。永清隨在後面，帶了親隨，也到該心，勒回馬對本陣大叫道：「諸君聽者：不是我祝永清心變，只因魏虎臣逼我太甚。陳希真大恩大德，輕入虎穴來救我的性命，我因此感激，已歸降了他也。諸君回景陽鎮，替我代回報魏虎臣，日後遣將調兵，不可恁地性急。我去了！」說罷，竟歸希真陣裡去了。這邊謝婁二將並眾軍都大驚。只聽得一聲大喊道：「我等沒家小的情願隨祝將軍歸降！」有六七百人都紛紛的奔了過去，謝婁二人那裡止得住。其餘的在陣上，望著那邊磕頭不已，都放聲痛哭。永清在那邊也下馬答拜。希真大吹大擂，掌得勝鼓，擁簇著祝永清回營。

這邊謝婁二位團練只得收兵。二人對那四個提轄說道：「此事怎了？我等回景陽鎮如何回話？魏總管心地窄狹，極多猜疑，我們身上怎得乾淨？看來大家都隱瞞著，只說祝將軍同那乾人都失陷遭擒了，此計如何？」眾人都道：「也只好如此，不然怎了。」大家計議了一回，便去請那差官沈安出來，都求他包荒。那沈安聽說反了祝永清，也吃了一驚，及見眾人求他如此撒謊，他拿捏著，那裡肯擔承，說道：「這個血海的干係，我擔不起。你們要說，自己去說。」眾人再三哀求，他只是不肯依允。惱得謝德性起，颺的抽出那口腰刀，順手一揮，沈安早已變作兩段，罵道：「看你這斯依允不依允！」婁熊把他手下的人都結果了。四個提轄道：「殺了他怎了？」謝德、婁熊齊說道：「怕怎地！大家說他降了賊，眾口一詞，瞞得實騰騰地。倘走了風，魏虎臣不能相容，大家反他娘。」眾人商議定了，遍告各營，拔寨都回景陽鎮。謝婁二將尚未動身，眾軍已紛紛的先走了一半，前呼後叫，喧嘩不止，一路搶奪糧食牛馬。謝婁二將那裡禁止得。不說官軍都回景陽鎮。

卻說陳希真得了祝永清，如獲異寶。原來希真早有細作在景陽鎮，買通魏虎臣的近身人，凡永清營裡的虛實，都盡知道；又布散謠言，說他受賄，離間得他上下不和，然後收了他。古人說得好：奸臣在內，大將斷不能立功於外。況魏虎臣又是他的上司，一發掣肘。當時希真迎進大營，到中軍帳上，希真先拜道：「我陳希真素無食著，今見將軍，遏不住心中歡喜。」永清拜道：「小將

無知，屢次觸犯威嚴，幸蒙收錄，正如披雲見日。」又與眾人都見了。希真待永清以上賓之禮，對眾將道：「祝將軍，老夫將性命換來的，諸位將軍幸勿輕視。」眾皆大笑。

當日殺豬宰羊，大開筵席，奏軍中得勝之樂，搞賞三軍。又差人打探官兵都拔寨去遠，也收兵回山。真祥麟、苟英率領眾頭目來迎，希真道：「小女如何不來？」真祥麟道：「姑娘嫌悶，帶了隨身女頭目，到山後圍獵耍子去了。」眾人都到了正廳上，希真開言道：「祝將軍，希真實敬愛你不過，與你結忘年交如何？」永清道：「小將何敢妄僭。既承雅愛，願拜將軍為師。」希真還要謙讓，眾將都道：「祝將軍之言是也。」當日祝永清拜希真為師，執弟子禮。

眾皆大喜，連日慶賀。希真把那新降的六七百人，都安頓了。永清道：「弟子在此安居，家兄萬年在永壽司寨，弟子投降，官司必然累他，怎好？」希真道：「賢弟所慮甚是，何不就屈賢弟一行，勸他同來聚義。」永清道：「不可。我這萬年家兄，性最耿直，非言詞所能動，只好用計誘他來。」希真道：「計將安在？」永清道：「魏虎臣的兵符雖已交出，他的印花弟子卻有在這裡，就描摹了他，捏造一角公移，到永壽司寨總管處，調他星夜來此助戰。弟子再親筆寫一封告急書信。他聞知弟子受困，必不怠慢。誘他到張家道口，請幾位將軍劫了他來，那時再以禮勸他，自然歸降了。」希真大喜道：「此計最妙。你便寫起信來，我有心腹人去。」永清又道：「我這萬年哥子，本事也了得，要生擒他甚不容易，須遣上將去才好。」希真道：「我自有道理。」便當時做好假文、假信，差心腹人到永壽司寨去行事。這裡希真差劉麒、劉麟、真祥麟三人，同去張家道口劫祝萬年。希真吩咐道：「如此如此，用蒙汗藥麻得翻更妙；如不能，再和他力戰。」眾人領命，都扮做客商去了。

希真道：「賢弟共有幾位崑玉？」永清道：「弟子同胞弟兄三人。長的是萬茂，便是祝朝奉；次的就是萬年；弟子第三，卻是同父異母。起先弟子族分最盛，親堂弟兄有二□餘人，子姪不下數□。其餘繁支，不能悉紀，也有三四百人。自那年遭梁山泊狂賊蹂躪，只剩下弟子兄弟兩個了。幸虧同叔父在東京，若同在一處，也必不免。」說罷，切齒豎發，眼中流淚。希真亦歎息不已，又問道：「賢弟與令長兄，何年紀相遠？」永清道：「弟子係是庶出的。弟子嫡母雲氏，就是雲城外祖的姪女，只生萬茂兄一人。弟子庶母共三人：長王氏，無出；次張氏，生萬年兄；弟子生母李氏，年度最小。先君諱太和，在日曾官拜都虞候，晚年來隱居山林，瀟灑待酒。弟子生母係姑蘇元和縣人，詩詞翰墨，無不精妙，最得先君的寵愛。凡是弟子的史書文墨，皆出自慈訓，並不受業他人。先君見背，弟子那時方□五歲。先慈割股治療，不癒，哭泣失明，每日只飲蜜水數杯，哀毀而歿。次年弟子便同萬年見隨叔父進京，家中就遭了大難。」希真聽罷，又起敬歎息，問道：「令兄都是萬字頭，賢弟為何取永字？」永清道：「因先生母的諱，是『萬珠』二字。」希真道：「令叔今在東京作何貴幹？」永清道：「做祥符縣的縣丞，今年二月因病不在了。」

永清說明譜係，希真驀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問道：「賢弟可曾完姻否？」永清道：「四海飄蕩，功名不就，那裡講到聘定妻室。就為宗祀起見，也一時不得良緣。」希真道：「賢弟，你少坐。」希真忙入後堂，叫從人道：「請姑娘出來。」麗卿聽得老兒呼喚，笑嘻嘻的忙出來，問道：「爹爹呼喚孩兒，必有事故？」希真道：「為你這孽障的終身大事。我往常看你的姻緣在此地，今日有了，與你尋得頭好女婿。」麗卿驚道：「爹爹又要把我許與那個？」希真笑道：「便是雲龍的表兄祝永清。他果然英雄，配得你過。我兒，你歸了他，我也完了一條心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你若依允，我便出口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怎說這話！你年過半百，又沒有個兒子，只一個女兒，孩兒主意已定，要伏侍你到老，一世不嫁了。」希真道：「雖然難得你這番孝心，但是婚嫁男女大事，如何廢得。如今他又無家舍，招贅在此，同我的兒女一般。你兩個都孝順我，我無子而有子，你無夫而有夫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！」麗卿道：「爹爹既這般說，由爹爹與孩兒做主便了。只要他待得爹爹好，孩兒就把身子托付他。爹爹看得中，量必不錯。」

希真聽了大喜，當即出來，對永清道：「老夫有一言，未便啟齒，賢弟須要依我。」永清道：「恩師有何清誨？」希真道：「賢弟既無妻室，老夫只有一個愛女，小字麗卿。今年也是□九歲，與賢弟同庚。若論兵機韜略，卻遠不及賢弟。若論武藝，也還去得。賢弟不嫌寒微，老夫願備妝奩，招你為婿。」永清聽罷，連忙道：「恩師容稟：久聞小姐乃是女中丈夫，永清何人，敢攀附神仙！」希真笑著說道：「我意已決，你不必過謙了。不用恩師弟子，竟翁婿稱呼罷。」永清拜謝。希真遂遍告眾位頭領，眾頭領都來賀喜。希真便商議擇吉日合巹，永清道：「弟子有下情告稟：弟子有期服未滿，須明年三月，方好合巹。」希真道：「既如此，就依你明年三月。只是我也有一言……」正是：百年伉儷雙珠合，千里姻緣一線穿。有分教：兩個多情種子，合成千古美談！一對絕世英雄，配就神仙眷屬。不知希真說甚言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